

特色崇明

□ 陆茂清

石板石笔伴我上学堂

曾与孙子讲起,我们小时候用石板石笔练字、画画、做习题。他将信将疑,说爷爷这不是自编的天方夜谭吧?

难怪啊,时过境迁了几十年,生活在富起来年代里的新生代,豪华型的书包里,装着时髦的文具,铅笔、圆珠笔、香橡皮、软皮本、硬皮本一应俱全,哪里知道祖上写字的艰难?对石板石笔当然不知不识了。

老辈里崇明人上学时,全部的文具,只有石板 and 石笔,最初记忆的文字、数字,就是靠着它获取的。

有人问,为什么不用轻便美观的练习本呀?因为劳苦大众生活还处在贫困状态,消耗不起练习簿,只能用又重又笨的石板。

石板没法自己做,只能上街市买。为了孩子的前途,家里再穷也要置办,有的借了铜钿买一块,有的拿农副产品兑换。实在买不起的,东奔西走去亲戚朋友家淘旧石板、坏石板,甚至把碎片要了来发挥余热。

石板青黑色,表面光滑,两面可以写字,长约25厘米,宽15厘米,厚不足半厘米,记忆中2角一块。

石笔灰白色,细圆形,约10厘米长,3毫米直径,比粉笔“硬气”,5分一把12段。或说便宜得很嘛。这是不

了解当时的社会,那时候收入低得很,农民出一天工不过1角多钱。

石板石笔每堂课都用得着,相当于老师用的黑板粉笔。学生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,还用来抄书、默生字、做算术、画图画。

以现在的眼光看,石板石笔原始、落后,其实,这种传统的文具自有它的优点,倒并不是精神胜利法。

石笔写在石板上黑底白字,字迹清晰;即使是写错了也没有关系,用石板楷一楷就消失了,重新写上便是。再则,练习本属一次性使用物,石板上的字可以写了楷,楷了写,再楷再写,反反复复无穷次,楷得再多石板也不会“穿脱”。

同学们共同的感受,石板有致命的缺点:容易碎裂。为此而吃苦头的多得很,我也是。对于贫民子女来说,2角钱一块石板“勿轻易易”,家长经常叮嘱“当心跌脱”,严厉警告“跌脱吃生活”。虽然连连点头答应,但总有疏忽的时候,一旦跌坏,碰碎了,轻则惹骂,重则挨打。

因为晓得利害关系,暗自警惕:石板拗碰着“硬头”,以防“损脱”;勿用时园到“台落”里,勿放在桌面上,以防跌落;身上有石板时禁止跑步,以防震

碎;“字踩打滚”时,先把装着石板的书包放到一边去,以防压坏;凡接触石板时,条件反射式的轻手轻脚……

一段石笔不满半分,平时用得省,越写越短成了石笔头时,还要充分利用,多写一个好一个,直到只有米粒大小手指头实在揪不住时,才恋恋不舍丢了。

我也曾经自己做石笔,把湿黄泥反复揉捏得糯了,搓成细长条,晒干了当石笔用。还有同学拾了带尖头的碎瓦片写字,虽然远不及石笔好写,笔画也模糊,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能省则省。

老师用黑板楷字,学生用石板楷字。石板楷人人都有,大都由母亲、姐姐用碎布头纳成,蛮多女同学是自己做的。也是发明创造吧,楷字前先低头张嘴,朝石板上哈两哈,字上沾着了湿气,楷起来就容易了。

有些男生调皮,喜欢用衣裳袖楷石板,还得乎其神炫耀又快又便当,结果袖子上沾满了石笔灰,吸了水分成了“皮塌板”,惹得家长“发神发气”。

而今,石板石笔虽然早已成了历史陈迹,但仍长留在众多过来人的记忆里,也有当作老物件珍藏着,当作回忆对比的生动教材。



绿岛晨韵 (摄影) 宋惠仁

往事悠悠

难忘那乡间小路上的风景

□ 施在隆

故乡崇明岛上有我两个家,分别在元六村和南星镇。连接两地的是一条十里乡间小路,儿时我牵拉着母亲衣角奔走在乡间小路上。小路上有几个上坡几道弯我了如指掌,一路上的芦荡、范迎郎豆腐店、南家桥、高树园、鹤龙港、枇杷埭等地名,无论是顺读还是倒背,至今我仍能一气呵成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这条十里乡间小路是很有风景的。

小桥

路上有小桥,小桥上行人、独轮车络绎不绝,桥是狭窄的木板桥,但人们不会争先恐后,而是在小桥两端“留一步,与人行”,从不呼么喝六,这已形成一种氛围:“故乡人自正,桥狭心亦平”。当年走在乡间小路上的人从来不缺礼让往来。

流水

路边有流水,小河水清幽幽,总有鱼儿在水里游。鱼儿个子虽小胆子大,我走它们就游,我停它们也停。鱼儿不会语言,但就像要和我搭讪。现在想来,当年它们正在长身体时,是不是向我讨要食吃,可是我两手空空,没有一点儿面包屑之类的鱼食呀!

人家

路旁有人家,这里都是农户人家,老屋烟囱里倾吐着不浓不淡的炊烟,这些炊烟总在老屋上空缠绵飘舞,这是古老乡村曾经的符号。炊烟对“生”下它的老屋烟囱有情,它们都不想马上离开,它们要和老屋烟囱深情作别!

路茶

乡间小路上的“高树园”,是我们大热天赶路歇脚之处,树荫下备有茶水让路人解渴,乡下称之为“路茶”。路茶不收分文,也无人看守,两碗清凉的路茶下肚,口渴顿时消失。

这里的路茶由大麦烧煮而成,又称大麦茶,大麦茶色泽金黄,喝起来爽口,回味时有大麦的清香,香中略带一丝甜味。煮茶人把大麦茶盛放在一个被称为“落缸”的陶器里,母亲说:“落缸里的茶水上口来得清凉”。缸里余着一个蓝边茶碗,落缸的盖子是用洁白的纱布和一个竹箍缝合而成,这是为了让大麦茶通风不易馊。当时虽没有消毒水、“一次性”的条件,但看上去清清爽爽,喝着也放心。

路人到此喝茶,想喝多少就舀多少,喝得碗里滴水不剩,再用手或衣角抹抹嘴唇接触过的碗边,然后把蓝边碗轻轻放进茶缸,把盖子盖好,无一马虎。这“抹碗边”的动作今天看来有点儿“那个”了,可在当时的含义,不仅表示卫生,更是对煮茶人的一种尊敬与礼节。煮茶人和喝茶人非亲非故,但他们之间维系的是一种淳朴的人间真情!

儿时,我经过这里总想多喝一碗路茶,但母亲最多只准我喝两碗,而

她只喝大半碗,从不多喝,母亲说:“只要湿湿嘴”,喝好后她习惯地咂咂嘴、舔舔唇,似乎在回味大麦茶的清香。有时母亲还要唠叨几句:“大麦茶是花本钿烧出来的,又不收我俚一个铜钿,人家是积德行善,我俚要少喝一口”。

其实我们都没见过煮茶人,煮茶人大概也不想众多的喝茶人跟前露面,他似乎不在乎那赞扬声,只要走路人能解渴、感到方便,他就知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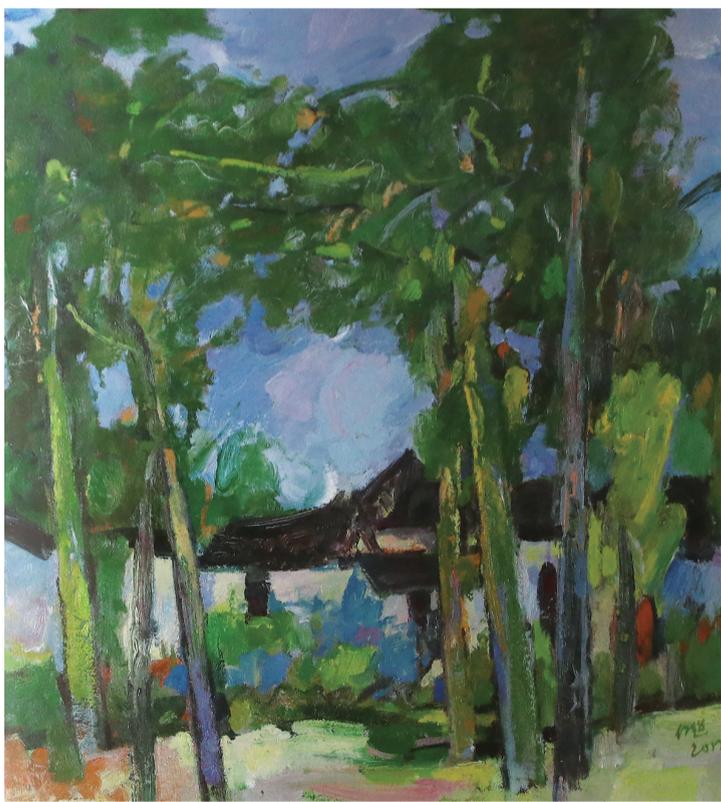
独轮车

独轮车是乡间小路上唯一的交通工具,一条乡间小路如果没有独轮车来往,听不到独轮车叫声(独轮车行驶时车轴发出的响声,我们乡下称叫声),小路上没有车辙,这样的乡间小路就缺少了乡村的气息,乡下称它为“冷落路”“死路”。乡下车夫微倾上身,两手握把,八字开脚步,时而扭动腰身,优雅的推车身姿,把一项苦力劳动美化得如诗如画,这是乡间小路上一道移动风景。如此时有个年轻车夫,推着满车货物,车技娴熟,定会迎来许多路人的赞许目光。

独轮车车轴每转一圈,“演奏”出一个“曲调”,这曲调抑扬有致,顿挫有序。这曲调很独特,任何一位口技演员都未能模仿成功。车轴周而复始,演奏的是同一个曲调。曲调虽单一,但耐听,这是乡间小路上流动的抒情长调,乡下车夫都爱听这抒情长调,都说:“肯叫的车子,推着勿吃力”。童年的我,对独轮车叫声更是情有独钟,常会伫立在小路边,把迎送往独轮车叫声,作为自己的一大乐趣。

在乡间小路上当两车相遇时,车夫往往会停下来聊上几句,他们虽素不相识,但以车为友,聊家长里短:“老阿哥车上装的啥没事(啥东西)?”“糖家甜头(是一种甜瓜,形似伊丽莎白瓜)”“要推到哈所在(啥地方)?”“城里(现在的城桥镇),城里卖得出好价钿。”说话间瓜主发开麻袋,掏出一个甜瓜,往车棚上轻轻一磕,一声脆响,瓜分两半,香甜瓜汁溢出,瓜主把一瓜递给对方,对方显得不好意思,摇摇手不肯接。瓜主说:“嗨嗨,自家田里种个,用勿着客气个。”两个陌路人,把乡间小路上的和谐友好气氛,演绎得淋漓尽致,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晓得人情冷暖为何物,乡间小路上来来往往的人,他们几乎没有那种“看到陌生人要提高警惕”的概念。

70年过去了,当年的乡间小路都已铺上了水泥路,路茶早已没有了身影,独轮车也由电瓶车、汽车代替,而我常思念,思念当年乡间小路上的风景,直至永远!



风景 (油画) 姚伟超

一缸清水

□ 北风

大约也就是三十多年前,农村还没有自来水,农民的厨房里,家家户有一口水缸,盛满了清澈的水。

水缸里的水,本来就是浑浊的河水。崇明岛上的一条条大河小河,以前是一条条直通长江,一条条都是长江的支流,所以长江水有多少浑浊,通常提进水缸里的水也就有多少浑浊。浑浊的河水入缸,家家户都会撇进一点明矾,然后拿了一根调水棒把满缸的水调得团团转,中间还陷起一个深深的漩涡。不一会,由于明矾的作用,河水里的泥沙粒子聚结在了一起,而且越结越大,最终沉入缸底,上面的水就亮得像面镜子了。这以后如果去舀缸里的水,大家都会小心翼翼,怕动静

大了底下的泥沙粒子会泛起,清水又成浑水了。

一缸浑水由浑而清,依靠的就是沉淀,其中有明矾添加以后所形成的帮衬。其实,如果不用明矾,满缸的河水待以时间,也会逐步变清。潮水平稳不动的季节,就是崇明岛上的一条条大河小河,照例也清亮明丽。说起来,人的一颗心,原本大约也是浑浊的,其中尤其是在现在的时代,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干扰,更搅扰得人心神不宁也心神不宁。这样的浑浊状态,也需要人们安静下来,然后让各种泥沙粒子慢慢沉淀,最终获得一颗清透明亮的心。人心清纯洁净,变幻出来的便是社会的清纯洁净,那是我们共同盼望的理想世界。



诗韵悠悠

“农民”这个词

□ 何凤岩

多少年了,“农民”这个词,依然保有阡陌的体温,我轻轻一摸,指尖沾满了浓重的泥土味

多少年了,“农民”这两个字无论端在手里近看或是写在纸上远观,依然风骨雄健,尽显一身帅气。

又是多少年了,字之形象,词之意象仍有油菜花那样的灿烂,彩虹那样的绚丽——这字的结构,银镰铁锄与横风斜雨组合一体重重迭迭,严严实实这词的立意,禾波叶浪与粮山棉垛融汇一起。和和美,甜甜蜜蜜至于横、竖、撇、捺的笔画把春绿秋黄的时序精准排列,无限演绎

早先,有位哲人据此慷慨放言“农民”这个词,就是一部万字“垦拓”史也是一出百场“热土”戏

而今,不曾请哪位高僧点化也不曾烦哪个名师引荐我擅自将“农民”这个词的风范气度随缘构思一座挺拔的丰碑

用村落的农谚农事,连同农家的世系,着力夯实碑的根基用我的敬畏与虔诚,精心修饰碑的威仪碑文么,就是“天朗地盈人秀年丰”八个大字映照星斗,慰藉人世。此乃正合时宜,好合人意。